



鬚鬚刮淨

無償給予的力量

世上的每一種權力都會要求些什麼。

一張選票。

一次購買。

一個簽名。

一份忠誠。

一份利益。

就連愛，一旦進入組織，遲早也會遞上帳單。

然後，存在著一種反常的力量，它逃離了交換的邏輯。無償給予。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力量，同時也是最不被理解的力量。

耶穌不是開端，但他是第一個使用話語的語言、並把它變成一種能夠自己行走的敘事的人。

他沒有建立軍隊。

他沒有創辦銀行。

他沒有開設聖殿。

他沒有征服領土。

他創造了一個故事。

而當一個故事強大到足以比它的講述者活得更久時，就會誕生某種權力一眼就能認出的東西：影響力。

就在那時，企圖誕生了。

不是愛他的企圖。

不是理解他的企圖。

而是無需與他交鋒便能駕馭他的企圖。

作為講述者，這就是我想像中的畫面。

一個身穿長袍的男人。

高個子。

英俊。

長髮。

鬍鬚刮淨。

他穿過喧鬧的人群，不提高嗓門，卻依然能夠開口說話。

他不是對所有人說話。

他是對每一個人說話。

話不多。

句句恰當。

不下命令的話語。

開啟的話語。

比沉默傳得更遠的話語。

先知就是這樣誕生的。

不是在有人宣告他的時候。

而是在人們開始向別人講述他的時候。

但聖殿裡的人注意到，有些東西正在改變。

來的人數在下降。

好奇心在轉移。

注意力也是。

而誰控制了注意力，誰就控制了權力。

於是他們把他召進宮裡。

官方說法是要弄清他是誰。

實際上是要弄清如何阻止他。

他沒有穿法利賽人的長衣。

他沒有纏頭巾。

他沒有佩戴權威的徽章。

他也沒有留那標誌著那個時代主流模式的長鬍子。

在審問中，他們試圖把他拉回邊界之內。

給他分一個類別。

給他找一個標籤。

把他變成他們早已熟知之物的一個次等版本。

但他總是溜走。

而有一個回答尤其像一支箭，穿越了時間：

你為什麼看見我眼中的刺，卻不在意你自己眼中的梁木？

指的是鬍子。

因為每一種權力，當它再也無法為自己的矛盾辯護時，就會去審視對方的細節。

藉著他的體系，他教會了人們一種新的可能：

活在模式之外。

不是反對體系。

而是在它之外。

這要危險得多。

因為體系懂得如何防禦對手。

它們卻很難理解一個乾脆不再按它們的規則玩的人。

接著，政治按它的老路走了下去。

它一向如此。

當它無法在平等的較量中打敗他時，它就使用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武器：減法。

拿走。

削減。

簡化。

把公眾放在一個早已做好的選擇面前。

廣場上的交易，就像每一場精心策劃的操作一樣到來。偽裝成民主。

鬍鬚刮淨的耶穌，還是留著鬍子的巴拉巴。

自由，還是模式。

不可預測，還是歸屬。

這場遊戲很容易。

模式贏了。

就像它幾乎總是贏那樣。

但恰恰在失敗的那一刻，無償給予顯露了它的真正本性。因為傳統的權力會作出反擊。

無償給予則會理解。

他用一句話作答，這句話至今沒有任何組織、任何政府、任何演算法能夠完全解釋：

寬恕他們，因為他們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不是辯解。

這是一份診斷。

剩下的事，他的門徒完成了。

他們寫了一本書。

或者，也許是某種更加罕見的東西。

他們寫下了一個能夠存續數千年的敘事。

被譯成每一種語言。

被每一種文化穿越。

被每一種宗教詮釋。

被質疑、被愛、被扭曲、被改寫、被捍衛，也被攻擊。

然而它依然在這裡。

從來沒有任何企業部門能夠比得上它的發行之量。

沒有任何廣告版面比得上它的持久。

沒有任何標誌比得上它的辨識度。

因為產品在市場中流通。

敘事在人與人之間流傳。

這個視角裡沒有褻瀆。

只有講述的絕對權利。

一種在他們的市場之外執行的權利，獨立而不受干擾。

不同意的人，儘可以去找別的書，在那裡讀到任何更適合他們的模式。

說到底，這就是耶穌的力量。

不是武力的力量。

不是金錢的力量。

不是統治的力量。

是無償給予的力量。

唯一一種在講述者離去之後仍在流轉的力量。

Ferdinando